执笔为剑 书写青春

编者按: 6月7日,全国高考启幕,我市两万余名学子踏入考场。在决定未来的关键一役中,语文试卷上的作文环节,无疑占据着核心位置。

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能力的检验。短短几十分钟,一方答卷,是青年思想锋芒的试金石,是情感厚度的丈量尺,更是逻辑表达的精炼场。高考作文题,是时代抛向年轻一代的思辨命题;考生的笔迹,则是他们以独立思考和真诚感悟,向时代作出的独特回应。

今年,淮河早报发起试写高考作文的活动,期待更多的人能拿起纸笔,能在思想的碰撞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

这盛世如你所愿

岳葆春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诗人艾青的这首诗在我少年时代就植入血脉,常常在我耳畔萦绕。

耳畔萦绕的还有钟鼓锵锵、淮水汤汤。战国晚期,楚人离国东进,迁陈阳城,再迁钜阳城,又迁寿郢(今安徽寿县),铸造大鼎“安邦”以铭志,这是楚人最后的倔强。此前,屈原在汨罗江畔沉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破的诗人纵身一跃,江面的涟漪化成一曲悲愤的爱国挽歌。2200年后,作家老舍痛惜“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可是心里直翻腾”。大抵是同样的境遇,就像是画家蒋兆和在1942年创作的《流民图》,中华民族五千年来,饱受战争、灾难、瘟疫之苦的劳苦大众,无论是作家还是诗人,都无法诗意地叙述,也“开不了口”。

你听,“马蹄哒哒哒,黄河哗啦啦”。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册,每一页都浸泡着英雄们的鲜血,当匈奴铁蹄踏破中原的冰河,卫青、霍去病挥戈西征,把封狼居胥的豪情镌刻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意中。当女真金兀术的大军“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岳飞“精忠报国”的旗帜飘扬在朱仙镇大捷的战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是另一种悲怆的凯歌。当倭寇的盗船划破东南沿海平静的月光,戚继光筑起海上长城。

你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当暮色漫过城墙的箭楼时,灰砖上的苔痕让我想起八十多年前喜峰口的大刀,血与夕阳在刀刃交相辉映。“西风烈,长风雁叫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在伟人笔下,旌旗、铠甲、马革、战鼓,箭矢如雨、硝烟弥漫……这些湮没在斑驳岁月里的镜像,升华为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意,化为历史留给后世的二维码,扫描破译就能看见一帧帧永不衰减的镜像,听见一首首永不消亡的悲歌——关于不屈不挠,关于持久抗战,关于炽热的爱国热忱,关于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屈原、张骞、苏武、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的脊梁,早已化作辰星在寥廓的夜空中璀璨闪烁、熠熠生辉,他们以忠诚为矛戈,以血肉之躯为藤盾,在山河破碎中挺身而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将民族利益化作护佑家国的昂扬战歌,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念,那是一种不忘初心的力量,如同长江黄河之水,滔滔向前,奔流不息。这是一种怎样壮观的诗意与镜像?

诗人穆旦说,“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近代中国,大厦将倾,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署,把中华民族拖入深重的泥沼,但我们从未低下倔强的头颅,黄花岗72烈士用生命叩响了黎明,武昌城用枪声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井冈山的油灯点燃了燎原新中国的星星之火,“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无数仁人志士在暗夜中摸索前行,松花江畔、卢沟桥边、瑞金、遵义、大渡河、泸定桥、雪山草地、圣地延安……这些镜像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最为雄壮的诗篇。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回溯历史的诗意与镜像,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与反抗,那些自强不息的拯救与拼搏,早已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神舟”叩天、“蛟龙”探海、“嫦娥”奔月……这盛世如先辈所愿,他们的爱国热忱与家国情怀,永远在我们心中激荡澎湃!永远鞭策着我们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孜孜不倦。

你看,那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

你听,那鸟儿的歌声婉转而悠扬。

山河破碎处 文心照世间

王卿田

鼓书艺人喉间翻腾却开不了口的瞬间,艾青笔下啼血鸟儿的嘶鸣,穆旦诗中带血的手与深沉的拥抱——此等意象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并非孤立的悲鸣,而是文心映照时代创痛的永恒印记。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之于时代,犹如长城砖石间的苔痕与血渍,既是创伤的镌刻者,更是精神血脉不息的见证者。

当时代飓风横扫而过,文学每每如那鼓书艺人,喉头哽咽却终将发出声音。那“开不了口”的瞬间,是历史的喑哑处,也是民间记忆的凝结之时。远溯《诗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苍茫咏叹,早已为后世文人立下范本:在礼崩乐坏的春秋裂变中,歌谣却如地火奔流,默默熔铸着民族最初的精神胎记。文心在喧嚣沉寂处萌生,其声纵使微弱,却是文明于劫灰中重燃的火种。

当山河破碎风飘絮,文学便化作艾青诗中啼血的精魂。“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的鸟儿,其声虽裂,却如杜鹃泣血般刺透时代的阴霾。杜甫于安史之乱中执笔为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字如刀,剖开了盛世的华衮,露出历史虬结的筋骨。文学在此时并非柔媚的弦歌,而是青铜铸就的洪钟,以自身碎裂为代价发出惊雷之鸣,于无声处警醒昏聩的世道人心。

当民族浴火重振之际,文学遂成穆旦诗中那只“带血的手”,渴望拥抱的是新生与伤痕交织的复杂现实。那血痕是民族蹒跚站起的印记,而拥抱的姿势,则是文心对历史创痛的深沉抚慰。司马迁身受大辱,却铸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巨峰,他笔下带血的文字,既拥抱了历史深处的呻吟,亦在痛楚之上建立起了精神的丰碑。

文心映照时代,常在光与暗的交界处留下最深的刻痕。它既非纯粹的赞歌,亦非简单的控诉;它如长城古老的砖石,每一道风霜雨蚀的印记,都无声地诉说着文明跋涉的艰辛与坚韧。这脉文心所凝结的,正是民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永不干涸的深沉潜流。

当鼓点喑哑,当鸟鸣泣血,当带血的手伸出拥抱,文学的微光便如暗夜星辰,在时代的深渊之上,默默为后来者昭示着精神的航向——它让我们在血泪斑斑的历史回音壁上,依然能辨认出那属于文明自身的不死精魂。纵使时代如滔天浊浪,文心依然如月照大江,以它的清辉,默默为这多难的世间勾勒出精神的等高线。

陈独秀的哭泣

孙 林

今年的高考作文,让我想到一个人:陈独秀。

他就是第一则材料提到的为了中华之苦难而满腔悲怆却又无从言说之人。“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可是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他就是第二则材料提到的以满腔热忱报国、以奔走呼号报国、以血肉之躯报国、以子女亲人报国之人。“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他是以个人之觉醒唤醒中国之觉醒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故事在《觉醒年代》中有令人动容的演绎。

1920年2月的中国,天津,海河。

天幕低垂,朔风呼啸,树枯草黄,天地寂寥。

苍生艰难,饿殍遍野,老者祭奠故人,少者嗷嗷待哺。斯情斯景斯中国。

仅仅过去105年而已,如今的锦绣中国在那时是满目疮痍。面对这些,陈独秀掩面哭泣,由啜泣而嚎啕,震天动地。陈独秀哭得难以自已,哭得弯下身躯,哭得双膝跪地,哭得荒草瑟瑟,哭得海河滔滔。

然后,是一场划时代的对话:

陈独秀:守常,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李大钊: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陈独秀: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李大钊: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陈独秀: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李大钊:好!仲甫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陈独秀:来,让我们宣誓!

两人握拳,举拳过肩。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长,老有所养,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我愿意奋斗终生!

党和国家每年都以高考作文的形式,在一代青年走到人生转折点的关键时刻,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些什么。

民族要有脊梁,青年要有一些个人利益之外的担当;国家受过重伤,青年要有一些小我世界之外的思量;中华必将复兴,青年要有一些精致娱乐之外的高尚。

希望这一代青年记得——选什么,怎么选,既要为自己,也要为中国。